

# 漫遊日本女性文學

旅日文字工作者 | 林宜和

「女性文學」在辭典上並無解釋。查日本權威辭典《廣辭苑》，對「女性學」的定義是：「從女性的視點，對既存學問以男性為中心的主義，予以批判和修正的學術研究。」那麼，以此類推，「女性文學」應該是由女性創作者的角度，對男性中心的文學的批判和反動了？！事實上，《現代女性文學辭典》（松村定孝，渡邊澄子合編，1990年東京堂出版）的序言就寫道：「為什麼強調女性文學，是因為現存的學問和文化，是以男性的視點和方法構築而成。無論文學史、文學年表或辭典都是如此。因為這樣的性別歧視，女性文學在文學史、文學年表或辭典當中，位階都低於男性文學。如果性別歧視真有消失的一天，這部辭典的有效性也將消滅……」復以此類推，如果男女角色真正平等，就沒有必要再研究「女性文學」了？！筆者非學者專家，不敢斷言。在此，只能粗略探究日本女性文學的歷史，再看看近年活躍日本文壇的女性作家和作品，觀察性別的關聯性和發展傾向。

## \* 日本女性文學的源流

日本女性文學的出現，可以上溯到平安時代（約西元794-1185年）紫式部著《源氏物語》與清少納言著《枕草子》。這兩部文學傑作的誕生背景有些反諷，原來當時男性的文章只限用漢字及漢文表現，被稱為「女文字」的平假名，讓女性作家有了自由揮灑的空間，反令「女流文學」開花結果。只可惜，武家政治的時代到來，不但士農工商位階嚴格，日本女性也成為家庭和男性的隸屬存在，女流文學煙消雲散。江戶時代貫徹男尊女卑，做學問或以文筆為志的女性更形絕跡。

明治維新（1868年）之後，日本男女兒童的義務教育開始施行。不但新設小學課程，又設立高等女學校和女子專門學校（日後改為女子大學）。自由教育下培養出才高志大的新女性，如《十三夜》的樋口一葉、《亂髮》的與謝野晶子、《木乃伊的口紅》的田村俊子、《青踏》的平塚らいてう及《伸子》的宮本百合子等。這些女性作家不但創作力豐沛，也身體力行自由戀愛，或是高唱社會改革，由明治至大正時代留下醒目的足跡，可說是日本女性文學黎明期的推手。

昭和初期日本左派文學抬頭，意識形態掛帥的創作流行。其後日本突入亞洲侵略戰爭，再發展為世界大戰，令正統文學荒廢多年。這段期間非政治的女性作家代表作，首推林芙美子

的《放浪記》，是長留後世的自傳性小說。敗戰後，日本社會逐漸復甦，許多文學刊物重新發行，不僅男作家百花齊放，女作家也開始活躍。在賢妻良母教育下長大的斯代女性，不但得由戰爭慘禍重新站起，還得掙脫男性中心的社會桎梏。壺井榮的《二十四之瞳》、曾野綾子的《洲崎天國》、幸田文的《弟弟》和圓地文子的自傳三部曲等，有的描寫男性優位社會下的抑鬱，有的刻畫戰後混亂期的社會風俗，反映時代的動盪和轉變。

日本女性文學趨向高峰，應該說是 1950 年代後半以降。當時日本經濟起飛進入高度成長期，有利女性發展。男女同校制度造就的新一代女作家，更將女性文學導入新境界。箇中翹楚有標榜社會問題的有吉佐和子《複合汙染》及《恍惚的人》；大河型作家山崎豐子的《女系家族》、《白色巨塔》及《不毛地帶》；日後剃度為尼的瀨戶內晴美《夏之終焉》及《田村俊子》；用虛幻手法刻劃女性存在感的倉橋由美子《聖少女》及《維吉尼亞》等等。女性作家紛紛超越小世界的羈絆，主題、視野和表現方法都擴大了。

進入 1970 至 1980 年代，日本女性文學的內容更趨繁複多樣，不懼挑戰性別禁忌。代表作有河野多惠子的《幼兒狩獵》及《迴轉門》，大庭美奈子的《三隻螃蟹》及《霧之旅》，富岡多惠子的《冥途的家族》和《白光》等等。各種夢囈、惡意、愚鈍甚至殘虐的女性被深入描寫，意圖乖離傳統社會期待的女性像。甚至是自古以來被神化的母性愛，也成為作品憎惡的對象。

1990 年代至 21 世紀，日本女性在社會上益加舉足輕重，不但政壇出現女性領袖，企業界也因《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》的施行，女性主張自我權益的聲勢日漲。另一方面，全球化的腳步加速，異文化層疊交融，網際網路改變人際關係等因素，令女性文學不能不受影響。消費文化的旺盛，也教新生代女作家著重吃與穿的描寫。以下再觀察日本文壇活躍中的女性作家和代表作。

### \* 現代日本女性作家暨作品

林真理子（1954-）一原為廣告文案執筆人，1982 年以短篇隨筆《把 RunRun 買回家吧！》一躍而成為暢銷作家。1985 年以《趕上最後一班車》獲得直木賞。作品緊追時代腳，主角多為女性。無論是自嘲式的《美女入門》系列散文集，或是曾被映像化的小說《禁果》（平凡主婦徘徊不倫之戀）、《下流之宴》（升學競爭和位階社會的反諷）、《花探》（乘泡沫經濟隨波逐流的女子），乃至最新發表的《我們的天堂》（暴露照護現實和貧富格差），對社會現象挖掘透徹，文筆老練精準。另有人物評傳如《白蓮》、《琉璃子》和《帝國的淑女》等，也受好評。

角田光代（1967-）一原為少女小說家，2005 年以《對岸的她》獲得直木賞，被譽為得獎後

登上更高峰的少數作家之一。近年發表的《第八天的蟬》（誘拐不倫對象孩子，流落天涯的薄命女子）、《紙月亮》（盜用銀行公款，圈養年輕男子的女行員）和《坂道中途的家》（虐殺嬰孩受審的母親與陪審員）等，都是以犯罪的女性為主題的小說，影射現實案件，質量厚重，非常受歡迎，經常被改編為戲劇和電影。

山田詠美（1959-）—1985年發表的處女作《Bed Time Ice》，描寫日本女性與黑人男性的肉體之愛，一鳴驚人。其後的早期作品多環繞性愛主題，1987年獲得直木賞的《Soul Music Lovers Only》亦屬其一。另一主題是關於少年少女微妙的思春期，代表作有《蝶的纏足》、《風葬的教室》、《放課後的音符》和《我不會念書》等。與精巧的文體成對比的大膽情色描述，顯示作家的功力和突破性別，解放身體的思想。

川上弘美（1958-）—原為高中生物教師，結婚辭職後成為主婦作家。作品多為現實和幻想交織，文章獨具不著邊際的飄忽氣氛。1996年以《踏蛇》（女人踏蛇，蛇變女人。描寫母性的覺醒和孤獨）獲得芥川賞。其後代表作有《老師的提包》（中年女性和暮年教師的忘齡之愛）、《溺水》（超越時空的戀愛短篇集）和《真鶴》（主婦尋找失蹤多年的丈夫足跡）等。《老師的提包》尤其好評暢銷，曾被改編為劇本上演。

小川洋子（1962-）—以自己生產經驗為基底的小說《妊娠日記》，1991年獲得芥川賞，描述妹妹對懷孕的姊姊深藏的惡意。本作英譯版曾被《紐約客》雜誌登載，是日本作家除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樹之外的第三人。文風纖細文字精緻，代表作有《博士最愛的數式》（只有八十分鐘記憶的數學博士，與管家母子的交流）、《米娜的行進》和描寫棋藝的《抱著貓與象游泳》等。其中《博士最愛的數式》曾經獲得書店大賞，並在二個月內突破百萬冊銷量，是人氣和實力都頂級的作家。

江國香織（1964-）—以童話作家身分出道，神奇曼妙的《草之丞的話》和《我的小鳥》等創作故事，曾獲多項兒童文學大獎。其後轉型寫戀愛小說，2001年以短篇集《游泳既不安全也不適切》獲山本周五郎賞，2004年以《準備好大哭一場》獲得直木賞。曾與芥川賞作家辻仁成合寫男女對話小說《冷靜與情熱之間》，蔚為話題。對現代都會女性的生活和心理刻畫入微，是領導時尚的流行作家。

吉本芭娜娜（1964-）—1987年以擬似家族的同居生活《廚房》獲得海燕新人賞，備受矚目。1989年以少女轉成人微妙境界的《TUGUMI》大放異彩。1989年日本暢銷書排行第一名是《TUGUMI》，第二名是《廚房》，可見吉本受歡迎程度。其後《悲哀的預感》和《白河夜船》等皆受好評，尤其受二十歲代女性熱烈支持。作品的中心主題是死亡，唯文筆輕柔療癒，曾被

翻譯數十國版本，躍登世界級作家。可惜近年較趨沉寂，評者有謂作品類似漫畫風格。吉本芭娜娜與江國香織同齡，父親都是著名作家，又同時期出道，二人經常被並列比較。

桐野夏生（1951-）一幾番嘗試錯誤之後，以創作女偵探為主角的推理小說成名。1993年以《降在臉上的雨》獲得江戶川亂步賞，開拓女性作家的硬派風格路線。1997年的《OUT》（平凡的打工主婦夥伴，同謀沾染犯罪的過程）受到日本內外高度評價，曾獲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獎提名。近年多撰厚重的社會寫實小說，如直木賞得獎作《柔軟的頰》（追尋失蹤幼女的母親）、《醜形》（名門女子高中的霸凌欺瞞）和《東京島》（漂流孤島男女的生存競爭）等。

宮部美幸（1960-）一日本推理小說女王。1987年發表處女作《我等鄰人的犯罪》，其後陸續推出《沉睡的龍》、《火車》（信用卡破產而陷入犯罪深淵的女性，獲山本周五郎賞）、《理由》（高層公寓偽裝家族的謀殺案，獲直木賞）和《模倣犯》（隨機殺人的愉快犯大長篇，獲每日出版文化賞）等，不但暢銷長銷，也引起很大迴響。擅長描寫社會暗處和死角的宮部，小說結尾主角不一定得到救贖，反映社會現實，讀後感沉重。因格局和表現方法與推理大師類似，被稱為「女版松本清張」。近年著力寫江戶時代小說和心靈小說，有《本所深川奇異草紙》和《小暮寫真館》等多數。

柳美里（1968-）一祖籍韓國生長日本的作家，作品多是以自己和家人身世為主題的私小說。為日本少數族裔表達精神上的疏離感，及對存在的渴求。1997年以《家族電影》獲得芥川賞，同類作品尚有《Full House》、《家族標本》等。2000年與已婚男性之間生產一子，分手之後又與前任男友復緣，再照護得絕症的後者臨終。這些經歷寫成《命》、《魂》、《生》及《聲》四部曲，曾引起很大話題。因私生活多舛又不憚暴露，被稱是「無賴派」作家的傳人。

多和田葉子（1960-）一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雙語作家，自陳對異國語言和文化的邂逅，是她寫作的出發點。1982年因公赴德國，從此留德定居並進修，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。1987年出版德日雙語詩集，1992年以《招犬女婿》獲得芥川賞。1996年獲得拜倫藝術學院文學獎，德語著作20餘冊。日文著作尚有《球形時間》及《嫌疑犯的夜行列車》等多數，屢屢得獎。對語言之間微妙的差異感受精準，用物語和文字表達違和感是她的創作主題。

佐藤愛子（1923-）一現年93歲的超高齡作家。父親為戰前流行作家佐藤紅綠，異母兄為詩人佐藤八郎。1969年以《戰爭結束天也晚了》獲得直木賞，1979年以《幸福的畫》獲得女流文學賞。傾十餘年心力撰寫的大河家族小說《血脈》，於2000年獲得菊池寬賞。2015年宣稱封筆之作的長篇小說《晚鐘》，獲得紫式部文學賞。寫作生涯悠長且著作等身，堪稱超高齡社會的典範。2016年應出版社要求，再寫嘻笑怒罵感嘆現世的散文集《九十歲，有啥好慶祝？》，迄

今長居暢銷書榜，蔚為話題。

### \* 結語

近年日本的二大文學獎—芥川賞和直木賞，女性作家的比例都大幅提升。自 1991 年至 2017 年上半期，芥川賞得獎者的男女比是 35 人對 25 人，直木賞是 43 人對 26 人，顯示女性文學聲勢日漸浩大。筆者在此能引介的非常有限，且偏重資歷較長的中堅級作家，不足概觀全局，尚請讀者見諒。女性文學在日本文壇的地位上升，似乎與日本女性的教育水準和社會活躍度成正比。雖然女性文學的風格和視野已超乎性別限制，筆者總以為，女性作家描述同性的觀察力和筆力，非男性作家所能及。為自己的性別發聲，也是女性文學的優勢，讀者和評者或許不用太介意內容或主角有沒有跨越性別，否則就因噎廢食了。